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君宜署

三十一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8  
36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酷吏傳第六十

漢

蘭

臺

史班固撰

漢書九十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

謂御以政刑則思宋祁曰注文荀免不恥於惡化以德禮則老氏稱上德不德是曰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曰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

益起故多盜賊也補注宋祁曰注繁字下疑有滋字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師古曰言

亦須法令而法謂秦時然不軌愈起不者後人不知軌充通借而妄改

之史記作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喪敗不

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竊軌竝起而上下相遁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韻遁欺也賈

子過秦篇竊偽並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法禁篇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

為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師古

迫急也本故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師古曰惡讀曰烏烏於何也媮苟且也

除則其未難正言道德者溺於職矣師古曰溺謂沈滯而不舉也補故曰聽訟吾猶

苟且解之於義不順人道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猶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

子道經之言也大道玄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德經之言注德詛作道

當據老子改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

前漢九十

010190611626



其君乎鄭注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莊子逍遙遊篇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並與大而笑之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皆以四字為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  
對後人不得其解而刪去而字於辭辭舒舒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牽子引老子正作  
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  
又將誇毀真正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幸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  
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而笑之明矣今本作大笑之亦與類注不合 非虛言也漢  
興破觚而為圓斲珞而為樸 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偽而務敦厚也  
為圓或破圓而為方先謙曰官本注彫作雕號為罔漏吞舟之魚 師古曰言 而史治蒸蒸不  
至於姦 師古曰蒸蒸黎民艾安 師古曰黎庶也艾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嚴酷也補注王文  
彬曰索隱韋昭云言在道德不在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師古曰轢謂  
嚴酷疑顏注亦當有在道德三字 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 師古曰誅除也補注先謙 孝景時鼂錯呂刻深  
頗用術輔其資 師古曰資材也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 師古曰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倫 師  
曰郅音 之日反

鄧都河東大陽人也 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但曰揚人也據地理志楊縣與大陽縣並屬河  
東郡似此文誤楊為陽因遂衍大字先謙曰大陽在今解州平陸縣東  
北十五里楊縣在今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正義引括地志云漢楊縣城唐初改為洪  
洞以故洪洞鎮為名鄧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

呂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 師古曰賈姬  
趙敬肅王彭祖 補注先謙曰史 上目都 師古曰動 目以使也 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  
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 記入上有卒字 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 靈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

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  
曰綱音馬綱眼之綱師古曰音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  
音義曰案爾雅馬一目白曰綱音開宋祁曰姚本刪注中一綱字 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 師古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補注何焯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師古曰言猶 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  
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補注蘇輿曰史漢多 常稱曰己背親而出 補注先謙曰史  
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景 丞相條侯 補注先謙  
貴居也 師古曰居怠 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 補  
先謙曰致 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師古曰言其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 師古  
猶極也 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戶反補注先謙 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 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  
曰景帝太子榮廢王臨江事詳本傳 用刀焉補注先謙 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問子臨江王 師古曰何問隙而私與也臨  
官本注必作筆是 景帝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寶太后聞之怒曰危法中都 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也 都免歸家  
景帝迺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 師古曰就家拜補注先 便道之官 師古曰不令致闕陳謝  
是 得已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 補注先謙曰 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  
至為偶人象都 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 補注先謙曰 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  
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既依史記改為偶且并刪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  
通用字或作耦史記孝武紀以木偶馬代駒漢書郊祀志偶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  
改寓 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曰漢法 補注何焯曰史記寶太后乃  
為偶

前漢九十一



都為匈奴所聞矣沈欽韓曰遷書疑得其實漢紀云匈奴中以法太后以臨江王之死也怨之遂斬都彼全據班書鈔撮故為潤飾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師曰謂置也解賈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補注宋祁曰傳未也字當刪

甯成南陽穰人也已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補注宋祁曰泗化本越本少作小據史館

小吏非也少吏自與長吏對言漢制縣令長及丞尉二百石以上為長吏百石以下為少吏

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曰操執持也束溼言其急也溼物則易獵賊任

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鄧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

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驪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

邑之上也召成為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中六年其治效都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

也人人皆戰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師古曰髡

也端音之端反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師古曰髡

補注錢大昭曰文帝深納賈誼之言養臣下有節是而後大臣有罪皆自殺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



注先謙曰裾倨通借為吏呂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師古曰造音干到反補注

與邳都傳貴居例同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造請下據劉說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則汲古本是也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行字更可證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為廷尉始條侯呂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峻禹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有罪免歸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官本注悖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弟縱為中郎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治敢往少温籍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縣無通事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孫脩成子中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而張次公亦為郎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守御史大夫弘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羊成不可合治民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先謙曰官本注李上有蘇林曰稅音伐闕之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肆作隸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隸闕也據此知隸隸字同稅止息也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之怒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先謙曰史記脫切字當依此補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治公務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擊奮毛羽執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為中尉温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弗先與言者則其治所誅殺甚多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見食貨志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敞曰報謝當



奉以元封元年為水衡都尉史記縱廉其治效到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師

稱其朴擊責請蓋酷而不廉者也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道不治上怒曰縱呂我為不行此道乎

甘泉卒讀曰粹補注先謙曰官本謂作為字通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道不治上怒曰縱呂我為不行此道乎

之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謂作為字通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道不治上怒曰縱呂我為不行此道乎

食貨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縱呂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呂為廢格沮事

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讀曰閣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補注朱一新曰七字承史舊文但史次此傳於湯傳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後故有此語今湯既別立傳而仍承用於文法為疏

王溫舒陽陵人也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數廢數為吏呂治獄至廷

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數廢數為吏呂治獄至廷

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數廢數為吏呂治獄至廷

出者不必加桀字也韓安國傳鷹門馬邑豪彘敢往吏言敢於前往無所畏避也顏注

似以敢字屬上讀幾至不可通王文彬曰周云不加桀是也而詳其語意仍以豪桀為義

甯成傳所居郡必夷其豪安有豪桀而夷之乎蓋郡中之渠魁豪惡溫舒皆把其陰重罪

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補注先謙曰把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挾持之陰重罪重而未顯發者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意捕擊也同音胡內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宗案單言避事理已顯不必更言可疑即因之誤師古望文立訓耳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

及往呂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臧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贓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補注先謙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曰盡沒入其家以償其前所得贓耳非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贓也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日史記作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言得奏可之河內皆怪其奏呂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

追求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復行刑故云然展仲也補注沈欽韓曰後書陳寵傳漢舊事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肅宗時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聞之呂為能遷為中尉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從事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隱引漢書與今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本同兩義並通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麻一作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



格長以收司盜盜賊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食貨志地理志

阡陌字並作什伯管子四時篇亦云脩封疆正千伯伯音莫白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

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宰且分伯與落長為二温舒多諂善事有執者即無執

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請下戶

之猾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

君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師古曰大氏大歸也靡碎也行論無出者

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於是中尉部中中猾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

治數歲其吏多曰權貴富師古曰為權貴之家所擁佑故積受取致温舒擊東越還補注

昌曰擊東越在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師古曰不當天子坐曰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

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覆校脫漏未為上說師古曰說拜為少

府徙右內史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封二年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

尉如故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封六年歲餘會宛軍發孟康曰發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

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師古曰員騎騎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

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

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師古曰在音仕疑反補注宋祁曰尹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

妻家各一故為五也温舒死家索千金師古曰索尹齊東郡在平人也師古曰在音仕疑反補注宋祁曰尹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

數稱曰為廉武帝使督盜賊補注先謙曰武帝使督盜賊也史記使督盜賊案帝字後

言之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補注先謙曰史記關聲甚於甯成上曰為能拜為中尉吏

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師古曰惡吏

善吏在故不師古曰在音仕疑反補注宋祁曰尹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

能治事也師古曰在音仕疑反補注宋祁曰尹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

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補注先謙曰史

葬徐廣注未及斂尸亦飛去風俗通怪神篇說同公羊傳陳侯鮑甲戌

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師古曰在音仕疑反補注宋祁曰尹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

楊僕宜陽人也補注先謙曰尹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

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補注先謙曰尹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

齊師古曰放依已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搏擊而行其治稍遷至主爵都尉上已為能南越

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師古曰伐已書赦責

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補注宋祁曰陘或作阻先

栗因推而前控粵鋒是其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師古曰騫與牽同牽拔取之補鳥足已

驕人哉師古曰鳥前破番禺捕降者已為虜掘死人已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

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已東越為援是一過也師

日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補注宋祁曰將軍不念其勤勞

建德得以東越為援也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已東越為援是一過也師

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師古曰傳張懸反行音下更反補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二組夸鄉



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失期內顧。曰道惡為解。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孟賈讀曰慎補注宋祁曰注文當字疑作當將字下當有行字。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

千君。是五過也。師古曰受詔不至蘭池宮。宮頤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明日又不對。假

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已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

深入。將軍能率眾。已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補注宋祁曰死字下當有以字。與王溫舒俱破東

越。補注何焯曰此自當在東越傳中雜此非史法也。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

為庶人。補注周壽昌曰據朝鮮傳以罪當誅贖為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師古曰咸音咸省之減。楊河東之邑。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咸宣。急就篇姓。氏有減罷軍。彼注即引減。咸通用。考工記。輔人注。減亦為咸。先謙曰楊洞縣東南十五里。已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見宣

無害。言上徵為廢丞。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大廢丞。此奪。文百官表。太僕屬官有大廢五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補注宋先謙曰史記丞作中丞。此奪。下文亦作中丞。尤其明證。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已微

文深。誅殺者甚眾。師古曰誅誣也。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幾

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補注先謙曰史記上為作免。是據公卿表。溫舒免中尉在元鼎六年。宣為左內史在元封元年。其治米鹽

官數年。壹切為小治。補注先謙曰史記然獨宣曰小至大。至作治。史記作政。能自行之。難

曰為經。師古曰經常也。不可為常法也。中廢為右扶風。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元封六年。宣免坐怒其吏

成信。補注先謙曰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風縣也。音媚。闕入上林中。鸞室門。攻

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師古曰中苑。音竹。仲反。宣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補注周壽昌曰周

為廷尉。又云周中廢為執金吾。據公卿表。宣自殺當太初四年。又云天漢一年。故廷尉杜

大夫。實在宣自殺後數年。事勢不。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

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亦益也。南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補

有段中。杜少。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沈欽

韓曰。鹽鐵論。往者應少。伯正之屬。潰梁楚。昆盧徐穀之徒。亂齊趙。與此文稍異。先謙曰。官

本此。下有鄧展曰。延篤讀堅曰。甄晉灼曰。音近甄。甄城字書。已先反。二十一。字史記主作生

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補注先謙曰自立名號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師古曰縛辱郡守都尉。殺二

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師古曰趨。小羣。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

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師古曰出為使者。督察也。補注先謙曰猶弗能禁。音居禽反。乃使光

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補注何焯曰。史記部作輔。百官表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

節。虎符發兵。已興擊。師古曰以軍興。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已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

郡甚者數千人。補注先謙曰。數千人。史記郡字。句此當於連字。句數歲。迺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散卒失

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

也。師古曰。應說是。補注沈欽韓曰。與之相連。俱死。為沈命也。冊府元龜。六百十六。長慶二

年。勅康買得。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度情之義。宜減死處分。彼勅



正依應劭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

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

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補注先謙曰。十四字故盜賊寔多。師古曰。上下相為

匿。曰避文法焉。補注王念孫曰。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作以文辭避法。徐廣云。詐為

漢書正作以文避法。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曰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曰殺伐為治。

郡國盜賊竝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

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

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師古曰。陳留圍。縣補注周壽昌曰。圍在

太守治此事。可圍使小史侍之。補注周壽昌曰。圍下當有令。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

廢齊夫江德。補注齊召南曰。案江德功臣表。作江喜。又案此傳。魏不害三人之封。並捕斬

起亦必公孫勇。尉史蘇昌共收捕之。補注何焯曰。不害侯表云。以捕上封不害為當塗侯。

德轅陽侯。師古曰。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補注先謙曰。四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

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今貴汝。請賜之。女鄉名為

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師古曰。遺。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補注錢

六。師古曰。遺。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補注錢

關內侯。故世不可收錢。大昕曰。漢制。列侯大者萬餘戶。小者數百戶。武帝時。關內侯侯

李壽。一百五十戶。師古曰。侯。而關內侯之得食六。上曰。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

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

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為御史大夫。已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師古曰。與。讀曰。豫。補

有左。封昌水侯。歲餘。曰。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

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補注宋祁曰。韋引軍空還。下太僕

杜延年簿責。師古曰。簿。音步。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

守。補注宋祁曰。淮一作灌。姚本改作淮。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貢。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延年曰。材略給事

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曰。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

不敢發。曰。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

言。延年按劍廷叱羣臣。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曰。決疑

定策。封陽成侯。補注周壽昌曰。陽成。紀作陽城。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曰。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

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師古曰。方上。謂墳中也。用

師古曰。曰。數千萬錢。為本而貯此物也。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

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曰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

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二萬兩。為儻。師古



乘爲一兩。就謂質之與顯直也。音子就反。載沙便橋下。送至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  
補注宋祁曰。服虔曰。履載曰。就音將。秀反。載沙便橋下。送至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  
做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  
萬。不道。補注宋祁曰。劉云。延年未嘗有酷烈聲。而附此傳中何也。延年決大。霍將軍召問延  
年。欲爲道地。師古曰。爲之開通道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  
年。嘗給事莫府。又爲大將軍。長史故云然也。無有是事。光曰。卽無事。當窮竟。師古曰。卽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  
窮治。願訓卽爲既非。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已功覆過。當廢昌邑王  
時。非田子賈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乞音氣。  
錯改自作。巧今詳注云。自謂乞與之。則正文不應云自乞之。今兼存王念孫曰。案乞字後  
人所加。自當爲句。廣雅句與也。謂出二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句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  
千萬錢與之。是其證。隸書句字作句。形與自相似。因誤爲自。徐鍇改自作。巧卽句字也。江  
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爲注中乞  
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師古曰。願訓卽爲既非。願曰。愚言白大將軍。延  
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  
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換。補注宋祁曰。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  
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  
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卽閉閣獨居。齊舍。師古曰。齊。讀曰齋。補注  
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師古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  
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已選除  
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卽位。延年劾奏光擅  
廢立亡人臣禮。不道。補注宋祁曰。立字下當有主字。王念孫曰。宋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  
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  
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曰。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  
延年闕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反  
稱罪人。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曰。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爲掾  
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劫霍光擅廢立。拜爲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爲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  
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爲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  
守。師古曰。比。類也。補注宋祁曰。還字下當有遷。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大  
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兩高氏各以。自郡吏。召下。皆畏避之。莫敢與語。師古曰。語。逆也。  
昌曰。他本作。俗非也。王莽傳。亡所。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師古曰。  
悟意亦正作。悟。先謙曰。官本作。悟。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師古曰。  
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浸。漸也。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  
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爲郡將也。謂郡守爲郡將者。以  
錢大昭曰。延年太守。故稱將。尹翁歸傳。翁歸爲東海太守。于定國謂邑  
子曰。此賢將。孫寶傳。願受將命。分當相直。時寶爲京兆尹。故亦稱將。心內懼。卽爲兩劾。  
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



索懷中得重劾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

師古曰在吏皆股弁弁弁謂撫手也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

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斂也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旁

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已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師古曰詭違吏民莫能測

師古曰飾文而入之為罪眾入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延年為人短

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延年為人短

小精悍敏捷於事師古曰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延年為人短

周壽昌曰荀子勸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師古曰鄉出身不顧師古曰先諫

學篇注絕過也言捨曰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

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曰總集流

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師古曰言延年殺人如令行禁止郡中正清之通借趙廣漢傳京

北政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迺

曰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不

甚多殺補注何焯曰此謂宣帝雖尚法律然欲民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

南天下噤咽二周餘覽師古曰噤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覽借通借甚苗穢何

可不鉏也師古曰秀此穀所在也苗粟苗也秀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已寬

怨為治郡中亦平妻蒙豐年師古曰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

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師古曰比接近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

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補注宋祁曰府丞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

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

不知為之是曠官也壽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

昌安得擅此以為權乎有所拜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補注沈欽韓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

琅邪太守曰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

曰與承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臧延年

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已監被貶秩丞義年老頗悖師古曰

亂悖音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

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師古曰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

飲藥自殺曰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已結延年師古曰結坐怨望非謗政治不

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日為臘祭到雒陽適見報囚師古

報行決也補注劉敞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囚為報爾非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

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師古曰數音

周壽昌曰數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已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







該音義作寺門外垣東又云今漢書多作垣字蓋後人多知墻垣

不知桓表當從桓劉放曰便讀如使錢大昕曰桓和華聲皆相近

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楊音竭杖音弋字並從木補注沈欽韓曰秋

官靖氏職埋而置柩鄭司農云楊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楊槨是也

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

桓東少年場師古曰也補注何焯曰古詩結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

賞其罪師古曰賞緩也詭令立功曰自贖詭責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

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師古曰財也與德同皆

姦惡甚於凡吏師古曰者讀曰嗜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

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

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補注周壽昌曰荆州刺史東門雲至為江賊拜可知捕格不易及所誅吏民甚

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師古曰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

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補注先謙曰正猶即也說詳終軍傳追思其功效則復

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母然賞四子

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邳都以下皆曰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曰知阿邑人主與俱上

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邑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補注宋祁曰李奇阿音烏蕭該案漢書

作阿媚人主者傳寫誤王念孫曰邑當音烏合反阿邑人主謂曲從人主之意也阿邑雙

聲字或作阿阿唐書蕭復傳云盧杞詭諛阿阿是也師古欲從俗本作色以知阿邑

人主則大為不謂乃為之說曰言阿諛觀人主顏色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據法守

而上下其失也廷矣先謙曰史記贊阿邑作陰陽師古曰謂眾也甯曰耗廢也耗亂也音

莫報師古曰謂眾也九卿奉職救國不給師古曰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曰至哀平酷吏眾多然莫足

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曰為儀表師古曰謂有儀形可表明者補注其汙者方

略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汙濁也道讀曰導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補注

何焯曰稱其位者歸咎於任之者也本馬遷之微辭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補

出之師古曰謂眾也貨殖傳第六十一漢書九十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楯者師古曰卑養馬者也隸之言著

擊楯守夜擊木以警眾也楯音土各反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

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補注先謙曰易履象辭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

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補注教民種樹

畜養師古曰樹殖也補注先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藿亂也

者器之總名也藿音桓亂音五宜反萩音蔽所曰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曰時而用之有節中木未落斧

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獬未祭宜網不布於椹澤師古曰禮記王制

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令孟春之月獬未擊師古曰獬亦鷩

祭魚季秋之月豺乃祭獸禽宜兔網也音嗟鷹隼未擊師古曰隼亦鷩

鷩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師古曰鷹射也鷩者

弋之矢也後隨徑道也師古曰音胡骨反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墾藁

前漢九十一







同禮誼不足曰拘君子刑戮不足曰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襁褐不完哈菽飲水師古曰襁布長襦也褐編京衣也菽音豎哈亦含字也菽豆也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曰財力相君補注沈欽錯法篇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雖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也同寔而相并兼者強弱之謂也世之閒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絲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絲讀與由同故列其行事曰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范蠡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當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然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補注先謙曰梁章鉅云馬總意林史記貨殖傳集解文選求通親表注並引范子謂計研姓辛字文子蔡巨濩上人其先晉國亡公子范蠡師事之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計然時越遊海澤號漁父孟注以為姓計殊誤高似孫子略云姓章通志略云姓宰並因辛而誤吳越春秋作計然越絕書作計倪則因倪而誤唐徐靈府文子注作計研因研而誤亦皆以聲相亂耳先謙案官本故實戲作故戲實引宋祁曰知圖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顯見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疆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也音所劣反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

補注先謙曰史記十作七用其五而得意既曰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孟康曰扁舟小舟也浮江湖變名姓補注先謙曰官適齊為鳴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鳴夷者言若盛酒之鳴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

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隨時而而不責於人補注

之與時逐補注先謙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隨時而而不責於人補注

時補注先謙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隨時而而不責於人補注

之師古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隨時而而不責於人補注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發貯鬻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

饒師古曰言於弟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師古曰簞等也食飯也瓢瓢勺也一簞之飯

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師古曰為賓主之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

前漢九十一



日億中音  
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補注王文彬曰務盡地力攷工記所謂飭力以長地材也先謙曰素隱秦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疆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亦云李悝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子能薄飲食

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曰決斷仁不能曰取予補注先謙曰官本能作足疆

不能曰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曰祖始也以猗頓用鹽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音古補注沈欽

縣即猗頓之所居尸子治天下篇相玉而借猗頓淮南汜論注云猗頓能知玉理周壽昌曰周禮鹽人云其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監謂出水直用不凍也一說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師古曰邯鄲郭縱曰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

烏氏贏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補注先及取斥責師古曰

多則出而賣之也師古曰求奇繒物間獻戎王師古曰戎王十倍其償補注先謙曰列臣朝請師古曰與讀曰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師古曰丹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曰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師古曰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

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師古曰更音工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孟康曰五十四也牛千蹏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

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波言有大陂養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山居千章之菽孟

安邑千樹棗補注沈欽韓曰爾雅翼魏文帝詔凡棗味燕秦千樹栗補注沈欽

南河濟之間千樹菽師古曰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鐘之田孟

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通邑

大都酷一歲千釀師古曰醯醬干瓠師古曰瓠長頸瓠也受十升瓠音胡雙反補注先謙

屠牛羊彘干皮穀糶千鍾師古曰謂常

前漢九十一







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治鑄賈魁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魁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

先謙曰魁結史記作推髻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哀嘗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

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為平陵石氏持錢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其人疆力石氏嘗次如苴

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嘗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疆力親信厚資

遺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依其權力賒

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貸音吐戴反補注錢大昭曰此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師古

音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

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師古曰閒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然其贏得

過當瘡於熾膏師古曰瘡讀為愈愈勝也熾細也膏愛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家致數

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曹邠氏鹽鐵論禁耕篇大夫曰異

在今曹州府荷澤縣西南故史補注王文彬曰集解起屬下讀云起富至鉅萬然

家自父兄弟約頗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類古俯字也俯仰必有者字蘇與曰類拾印取言人

不閒遊物無遺利蘇軾答梁先詩學如富賈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正用此義補賈貸行賈

約如下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之約言家約如此是以行賈徧郡國史記弟作孫賈貸行賈

徧郡國鄒魯曰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師古曰刀姓閒名也刀音貂補注先謙曰官本桀黠奴人之

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

萬故曰寧爵無刀孟康曰刀閒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

如孟說之委曲且如孟說何由使豪奴自饒而盡其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閒既

衰至成哀間臨蕃姓偉師古曰姓名偉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賈郡國無所不至補雒

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已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

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獲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補注

何焯曰街居當如孟說作街巷居民在中則顏注居在諸國之中為優然以為要衝之所若

大街衢疏矣先謙曰顧炎武云說文街四通通道論二周之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

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

陽張長叔薛子仲嘗亦十千萬莽皆曰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

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

宣曲任氏補注先謙曰索隱上林賦云西其先為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史督租穀使上道

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補注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

疏所稱細柳倉也為倉吏故能藏粟致富也周壽昌曰督道為地名若秦時督亢之類先謙

曰督道劉周說是倉名無考者多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害倉粟師古曰取倉粟

矣官本注史作吏在所考者多

前漢九十一

七



音工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曰此起富富人奢

多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居買之物不計善富者數

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問里故云善富補注王念孫曰此當以任氏

也獨取貴善為句富者數世為句上文賈讀為監謂物之麤惡者也唐風鴉羽傳監不攻致

之也小雅四牡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也積穀子孫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

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擊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鼓樊少

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樊嘉五千萬其餘皆

鉅萬矣王孫卿曰財養士與雄桀交王莽曰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補注沈欽韓曰黃

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百為一市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額利師古曰額

已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曰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此

已販脂而傾縣邑張氏曰賣醬而險侈補注先謙曰史記翁作雍質氏曰酒削而鼎食服虔

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

故惡者主為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質

濁氏曰冒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燻羊胃以未椒薑粉之暴使燥是

也更始時謠有爛羊胃騎都尉釋名脯炙以錫張里曰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

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

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況掘冢搏掩犯姦成富

徒師古曰博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博字或作搏一說博六博也掩曲叔稽發雍樂成之

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師古曰身為漢書九十一







樂進也是欲字亦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欲其德又案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孟云有德於人而不自美非欲字之義蓋所見本正作欲也

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駒牛晉灼曰駒駒也駒牛小牛也師也補注沈欽韓曰索隱大牛當駒小為駒牛據此時賤牛車而朱家所乘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師古曰趨讀也既陰脫季布之厄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規作規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呂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呂俠聞父事朱家自呂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呂商賈為資劇孟呂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戀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東作車此形近致誤即如本書作東當從東字斷句將屬下讀不如顏說也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己師古曰己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補注宋

本無軍字王念孫曰浙本是也條侯以太尉將諸軍擊吳楚故曰大將軍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時大將軍乃實嬰非條侯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白帖五十一御覽兵部六後此並無軍字

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呂俠稱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睢氏陳周虜亦

呂豪聞師古曰曠音閑補注先謙曰史記虜作庸周姓陳人也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補注先謙曰誅謂氏見鄧都傳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母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况寒孺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字翁伯温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補注蘇輿曰許負相周亞夫見亞夫傳解父任俠補注沈欽韓曰說文勇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為勇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悍徐錯注任俠也集韻引說文作俚則任即勇也

之意也感稟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槩不悅意所殺甚眾曰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也補注先謙曰說文藉下云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藉下云祭藉也一日草不編很藉藉下云簿書也古書藉藉借通用本書藉藉亦通

謂之藉藉下云祭藉也一日草不編很藉藉下云簿書也古書藉藉借通用本書藉藉亦通

乃鑄錢掘冢師古曰掘不報仇則鑄錢發冢也補注先謙曰案史記原文亦作藏命作姦則休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屬下句讀因乃字誤作及字後人誤讀史記也

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補注沈欽韓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曰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為此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夸恃也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睚眦音崖毗音漬顏斷陰賊著於心本為句而訓心本為本心所謂強解者也今案當以陰賊著於心為句本當依史記作卒卒字下屬為句卒猶終也言其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睚眦也

非其任疆灌之師古曰疆音其兩反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疆與疆同說苑尊賢篇善說篇並作疆子榮辱人為作噍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噍與噍同說苑尊賢篇善說篇並作噍







徒在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迺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補注陽夏公曰案廣韻萬與距同注漢有萬章距字從禹急就篇萬段師古注萬亦橋字木名因樹以得姓也詩曰橋惟師氏漢有萬章今各本或作萬章非是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俠。章在城西

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侯

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與中書令

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補注宋祁

字顯。貫巨萬。當去。雷牀席器物數百萬直。補注宋祁曰雷字下當有其字欲呂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

章歎曰。吾呂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為石顯所哀憐補注王念孫曰哀者愛也言吾呂

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鳥飛反鄉免走歸窟狐死首邱寒蟬翔水

各哀其所生高注並曰哀愛也哀與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相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

愛之交幾於不結形勢篇愛作哀石君家破不能有呂安也。師古曰言力不能救而愛其財物此為石

氏之禍。萬氏反當呂為福邪。諸公曰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

箭張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服注

注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文上有箭張回即張禁也君都亦即放也名偶異耳齊召南

云賈子光當即尊傳所云東市賈萬矣周壽昌云章被殺當在河平初尊以建始四年為京

兆尹二年即免正河平元年也此在河平中微未合箭張回尊傳作箭張禁與箭字近而誘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

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呂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為

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補注宋祁曰其客各

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不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五侯

五侯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曰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

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補注蘇與曰文心雕龍知音篇云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

況乎文士。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補注王念孫曰此

札樓君卿之唇舌後人刪去兩之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御覽人事部百二十六引此無兩

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十一二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

堂書鈔藝文部九及十藝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答內兄言其見信用也

希叔詩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唇舌言其見信用也

母死。送葬者致車二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

也。譚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多持幣帛過齊補注劉奉世曰此

多齋幣帛過齊以施親故爾何乃謬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呂親疏與東帛。

斷其句云。監護官貨耶。劉放說同。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

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

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兩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

語商恨。呂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呂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

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呂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

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曰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護



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為之輝音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

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

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曰舊恩召見護。封為

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

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

壽昌曰賤子稱始此。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鄉字謂邑曰。公子貴如

何。蘇林曰邑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

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師古曰博奕。博奕圖。其

作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

赦則向所負博。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

厚。可曰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

也。先謙曰顧炎武云荀悅漢紀云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

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博負矣。進乃悼皇考

之名。宣帝不應用之。前紀為長錢大昕云。博進之進。本作賣。與進退字。文義俱別。故詔書不

諱。且虞博二國。未上尊號。當時臣民。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故令前其見厚如此。

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補注先謙曰。元平元年。為京兆尹。遵少孤。與張疎伯松俱

為京兆史。疎博學通達。呂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

名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人士之冠首也。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補注王先

尚曰。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曹事數廢。西曹呂

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謫。此下皆同。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曰某事適。遵曰。滿

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

尤敬重。遵補注蘇輿曰。據顏注。又當本作尤。尤又聲近而誤。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呂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三輔

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補注先謙曰。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補

皆官名。後因以為郡名耳。韓延壽傳。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當先退辭。宣傳馮翊敬重

令朱博傳。馮翊欲酒。卿恥故。拭用禁。楊惲傳。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蕭育傳。漆令郭

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

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

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耆酒。師古曰耆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

終不得去。師古曰既關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

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師古曰霑。濕言其大叩頭自白。當對尚書

有期會狀。補注沈欽韓曰。唐職制。律事有期會。而違者。一日笞三十。疏義事有期會。謂若朝集。使計帳。使之類。案朝集。使正如漢之刺史。每歲詣京。師奏事也。母迺



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補注沈欽韓曰朱長文墨池編釋夢英十八體書芝

英篆者陳主皆藏去呂為榮補注先謙曰去即弄字說見蘇武傳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

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補注周壽昌曰懷想也猶想望風采顏注帶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

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

譽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

京師故人遵馮几師古曰馮讀日憑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占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占音之贍反書數百封親

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

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

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曰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

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誨誨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雷宿為侍

婢扶臥遵知飲酒飲宴有節師古曰飲音於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

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轂師古曰此轂謂印之組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

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言自如其故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

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呂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

論道經書而已師古曰質正也而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續先

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曰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補注先謙

水之瓶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瓶水滿

懷不得左右牽於繆微一旦重礙為賞所輻師古曰輻擊也言瓶忽擊礙不得下而為井賞

所擊則破碎也重音上繆反賞音丁浪反輻音雷諸家之言瓶忽擊礙不得下而為井賞

黃泉之中也師古曰黃泉謂地也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囊以盛酒即今鴟夷勝也補注先謙曰

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音轉捨無窮之狀滑稽音稽補注沈欽韓曰御

若今之陽燧尊王先慎曰腹如大壺當作腹大如壺傳寫誤倒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藝

文類聚七十二初學記二十六御覽七百五十八引並作腹大如壺是其證先謙曰滑稽

蓋若今俗所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師古曰盡猶竟日也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

之欲反補注沈欽韓曰藝文類聚東方朔別傳曰漢武帝幸甘泉至長平坂上馳道有蟲

赤如牛肝東方朔曰是地必秦之故獄處積憂者得酒而忘以酒澆之果消上曰東方生

真先生也賜帛百匹師古曰賜音賜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繇讀與

自此後屬車上盛酒師古曰喜好愛也音許吏反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猶束也不敢差跌

師古曰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師古曰湛音沈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

願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

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池陽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竦為賊兵所殺李奇曰

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為賊所殺桓譚曰為通人之傲也補注沈欽韓曰王符潛夫論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章懷注范書引陰陽書詳之王制正義云俗禁者若前

漢張棟行避反支先謙曰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

官本注譚下曰作以是奴鄧展曰颯音立補注洪頤煊曰恩澤侯表陽城繆侯劉德居攝元年侯颯嗣王莽敗絕

奴當即此劉颯此歸德侯蓋更始所封也後漢南匈奴傳光武六年又令歸德侯劉颯使







涉軍車毆上茂陵師古曰毆與驅同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

屠爭言補注宋祁曰與屠字下當有者字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為之新視事涉未

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

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

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辜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

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音扶目反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

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曰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軍車歸為

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辜惡暴著主上知之

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

尹公如其計莽果曰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遺長子初從車二十乘補注先謙曰初其長

名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補注先謙曰無驚祁夫人遂

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補注劉放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及

無驚祁夫人明不寬游公之子耳周壽昌曰游公雖與太伯同母其父自姓王但曰

公之父也宜仍從顏注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補注先謙曰

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補注王念孫曰獨死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為獨草書之誤也塵

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補注王念孫曰獨死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為獨草書之誤也塵

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用補注先謙曰官本士死作死莽迺召見責曰辜惡赦貴師古

謂寬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補注錢天昕曰王莽改天水曰鎮戎太守為大尹既云鎮戎大

其罪師古曰王莽改天水曰鎮戎太守為大尹既云鎮戎大

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呂應漢諸假號素

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涉長安更始西屏

將軍申屠建請涉與相見補注先謙曰官本屠作徒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

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

內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

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補注宋祁曰

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微取也音工堯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

其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

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

曲叔稽發雍樂成又以名與字雜書仲補注周壽昌曰王莽禁二名此應皆其字然如貨殖傳

先謙曰馬領在今慶陽府環縣東南王莽居攝誅鉅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

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曰問建師古曰泛者以常語問之不切責也泛建曰臣

名善之誅臣足已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曰俠

聞於世云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呂婉媚貴幸師古曰婉也媚悅也

也師古曰先謙曰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說也

津過泥師古曰注末當有也字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貝帶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驥即驚鳥也駿音峻驥音儀說在司馬相如傳補注宋

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補注傳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師古曰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

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

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栢侯金賞師古曰栢音丁護反補將軍日碑爵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過庸於常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

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曰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救無

所虧損師古曰為其小妻所毒薨國除師古曰漢世謂妾為小妻枚乘傳取母為小妻二國時猶然魏志文帝郭皇后傳后姊子武孟還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師古曰置漢初益屬蜀也先謙曰在今嘉定府夾江縣西北二十里呂濯船

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濯音直孝反補注先謙曰濯船即權船也說文無權字新附有之云

所以進船也俗亦作棹師古曰濯音直孝反補注先謙曰濯船即權船也說文無權字新附有之云濯牛首文選上林賦濯濯作濯注引韋昭曰濯今棹也揖字益起於漢魏間集解引徐廣云著

黃帽也又引漢書音義云能持濯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

郎推上天師古曰願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願見其衣尻帶後穿

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師古曰鄧名通鄧猶登也師古曰通亦願謹不好外交師古曰

漢書與文帝甚說師古曰尊幸之日日異師古曰通亦願謹不好外交師古曰

謹日願音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師古曰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

謂一賜則鉅萬也師古曰官至上大夫師古曰奮傳奮為太中大夫二千石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是上

大夫即太中大夫也師古曰文帝時閒如通家遊戲師古曰行不公顯也如往也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

薦達師古曰獨自謹身師古曰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師古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

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蠻夷曰道補注沈欽韓曰明志

天子錢同師古曰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師古曰文帝嘗病癰師古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師古曰吮音自充反補注王

鳴盛曰嗽字今吳中尚有山角反之音呼若束常熟呼師古曰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

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師古曰齧音宋祁曰注文血字下疑有也字太

子嗽癰而色難之師古曰官本嗽作齧師古曰已而聞通嘗為上齧師古曰太子慙師古曰繇是心恨通師古曰

日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師古曰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

太子之愛陛下也又云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

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與案通舉太子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

以極形己之愛上耳以為欲稱太子之孝或未必然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

前漢九十三

志



應上議曰孝武攘匈奴於幕北建塞微起亭隧是北方之塞亦曰微也朝鮮傳曰朝鮮屬下

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補注劉放曰遂字屬下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

責數鉅萬張晏曰顧人采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積其前後所

非負顧庸長公主賜鄧通師古曰即館陶長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補注蘇輿曰潛

通死無管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晉灼曰使假貸而私為償之也師古曰此說非

趙談者呂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韓媽字王孫弓高候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

媽善騎射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韓媽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十有餘長安聰慧

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媽先習兵師古曰言舊自便習補注宋祁曰注呂故益尊貴官至上大

夫賞賜擬鄧通師古曰始時媽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補注先謙曰江

天子車駕趨道未行師古曰已稱趨止行人訖而天子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

江都王望見呂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

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歸入宿衛比韓媽太后繇此銜媽媽侍出入承巷不禁師

終不能得媽遂死師古曰繇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呂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

封龍雛侯師古曰繇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補注錢大昕曰說增父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

中供也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補注先謙曰史記是時上

方興天地諸祠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氏校本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

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補注先謙曰官本丞作承引宋氏校本云景德而李夫人產

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百

歌帝幸之時人語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案書中無是語當亦漢雜事之類其愛幸將韓媽師古曰將等齊補注宋久之延

年弟季與中人亂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久之寢與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師古

解也音式爾反補注先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師古曰氏歸

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吕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吕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

書官補注宋祁曰任中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

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補注宋祁曰方隆好於音樂吕顯

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精專可信任遂委吕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

前漢九十三

三



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口中傷人。師古曰：違道之辯。補注：宋初。忤恨。睚眦。輒被呂危法。師古曰：被加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補注：建白。呂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宜曰：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臬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臬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呂它事論死。自是公卿曰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曩曩。綬若若邪。師古曰：曩曩。重積也。若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遼。師古曰：遼。修救宜侍帷幄。師古曰：天子召見。欲呂為侍中。遂請聞言事。上聞遼言顯顯權。先謙曰：聞字不可通。疑是問之訛。天子大怒。罷遼歸郎官。師古曰：劉放曰：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遼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曰：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曰：陛下度越眾賢。師古曰：私後宮親。呂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

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呂間已。師古曰：間。音工。竟反。迺時歸誠。取一信呂為驗。補注：先謙曰：官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曰：其書不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呂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曰一。軀稱快萬眾。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任天下之怨。師古曰：任。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哉同。呂此全活小臣。天子曰：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訾讀與貴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師古曰：學士。師古曰：學士。顯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呂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呂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先謙曰：官本力作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補注：錢大昭曰：前代宦者往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昔周舉傳云：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殺無配。偶逆於天心。元魏時。御史蕭析疏云：高軒和鸞者。閭官之。婦胡馬鳴。珂者。黃門之。養息。唐書載高力士娶李元。語女李輔國娶元。擢女吳文碑。亦有妻有子。朱子語類云：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温衰。經臨喪。奄人倚勢作合。良家後先一轍。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音悶。諸所交結。呂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

前漢九十三



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讀曰價。補注：蘇與曰：言去牢陳之功無賈。

以當之也。洧于長，字子孺。補注：宋祁曰：孺，越本作鴻。校本作孺。魏郡元城人也。少曰：太后姊子為黃門郎。未進。補注：宋祁曰：進字上。

當有得字先謙曰：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曰：長屬託太后及帝。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

趙飛燕貴幸，上欲立呂為皇后，太后曰：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

師古曰：罷，請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朕曰：長言。秦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

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曰：康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案鉅萬。師古曰：案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淫於聲色。

不奉法度，初許皇坐執左道。補注：錢大昭曰：坐字上脫。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嬖為龍領思侯夫人。晉灼曰：嬖音靡，補注：錢大昭曰：思，寡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為白上，立呂為左皇后，嬖每入

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言。師古曰：嬖，嬖也。易音七。政反。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曰：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嬖，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

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曰：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稱事。其言其辜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長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

上，迺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欲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長段，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

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嬖。長子當為嗣者也。長曰：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曰：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

母長定宮。師古曰：母，古侮字。謀立左皇后，皇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久之

還長母及子輔於長安。師古曰：輔音蒲。後輔有罪，莽復殺之，徙其家屬故郡。補注：先謙曰：官本始長曰：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

出入。補注：何焯曰：於天子近音其。其，幸也。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為微行。純復顯於建武中，也然不掩其惡，所以不失為良史。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屬隨例。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為人美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哀帝望見，說其儀貌

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



雲中候。即日徵爲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案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上曰。藉謂身臥其上。曰。官本藉作籍。通用字。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寐之。不欲動賢。迺斷髮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呂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嘗留中視醫藥。師古曰。謂醫藥也。本嘗作常。是。

上曰。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師古曰。謂官舍也。先謙曰。若及也。因賢妻故。並。又詔賢女弟呂爲昭儀。師古曰。昭儀。大昭也。詔南監本。閩。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呂配椒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

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爲衛尉。又呂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借天子之制度者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鶴山靈水怪。或衣以絳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便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絳錦。師古曰。檻謂綈厚縮也。音徒奚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師古曰。董氏。猶上等。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柩。豫呂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祕器。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爲襦。如鎧狀。連縫之。又令以黃金爲縷。要以下玉爲柩。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縷。補注宋祁曰。柩字。下當有皆字。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柏也。師古曰。湊。外爲徹道。周垣數里。門闕。采。思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

詔。師古曰。詔。者后之名。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迺呂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免。甚惡躬等。數諫爭。呂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寤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寤。益也。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詛。雲后舅伍宏。呂暨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閣。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呂間。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相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相姓也。音許羽反。字。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師古曰。御屬。主爲公御。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呂附吳。得與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朕呂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成立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師古曰。以君上。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師古曰。見。天子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師古曰。於。讀曰呼。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也。是呂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季友。魯桓也。叔牙。亦桓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

前漢九十三



良大夫也為法受惡補注先謙曰官本山作境是

朕閱將軍陷于重刑故曰書飭師古曰飭與敕同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

相嘉相比師古曰比謂比也音類麻反周也音類麻反令嘉有依得曰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

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喻爵祿思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易噬

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言自齧其肌膚詔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

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噬膚之恩是取

易睽六五厥宗噬膚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先謙案官本云作曰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

歸就第遂曰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曰為漢輔往悉爾

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眾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

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為命曰兵為威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與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

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

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師古曰右上也明年匈奴單于來朝

宴見羣臣在前補注宋祁曰臣字下當有賢字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

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

賢為大司馬與光竝為三公上故令賢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

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問補注宋祁曰入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

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補注先謙曰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

補注先謙曰中常侍加官得入禁中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氏

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呂王氏

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為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

為郡守補注劉劭曰多字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補注先謙曰案望之傳子育哀帝時為南郡

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

私謂閎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

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

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後上

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補注王念孫曰案賢上脫與字則上下句義不

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補注先謙曰酒

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薛宣傳自從其從容視賢笑師古曰從音干容反補注曰吾欲法

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

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賢

第新成功堅師古曰言盡功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

月哀帝崩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曰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

曰新都侯莽前曰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補注宋祁

曰字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曰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

殿司馬中補注宋祁曰出入中字上當有門字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曰太后詔即



闕下冊賢師古曰師就也曰。間者呂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師古曰菑古災字。元元蒙辜師古曰蒙被也。夫三公。

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為大司馬。不合眾心。非所呂折衝綏遠也。

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補注何焯曰周禮司烜氏注司烜掌明竈則罪人夜葬歟。

疏云以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沈欽韓曰荀子禮論罪人之喪不得書行以昏墮王文彬曰夜葬者蓋賢家惶恐之甚慮有它故乘夜潛葬之故葬以詐為疑以罪葬例之不合葬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詎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也音軒。

葬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曰諷。質性巧佞。翼姦呂獲封侯師古曰翼進也補注王文。

彬曰翼姦謂與父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姦人相比黨。

依也音甫往反。費呂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不拜。辜惡

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等字。乃復呂沙畫棺師古曰以此物棺之而又雕畫也。四

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呂棺師古曰以此物棺之而又雕畫也。至尊無呂加恭

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呂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

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誦。鄉其弟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

日嚮幾讀曰黃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二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

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因理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

聞之。而大怒。呂它舉擊殺詡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而字。謂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補注。

十六漢名臣奏曰王莽斥出王閼太后師古曰太后親自手中拭閼泣。所居見紀。莽敗。迺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

商容之閼師古曰商容殷賢人。閼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呂閼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

咸外孫云補注宋祁曰咸字下當有之字。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藉閼鄧韓之徒。非一補注。

先謙曰官本藉作籍。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言本不以德。

進繇讀與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呂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

際。國多賢矣師古曰賢謂閼也。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

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尊位幽廢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

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王者不私人呂官。

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倭幸傳第六十三 終 前漢九十三 漢書九十三







